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一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書

上歐陽內翰書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　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　天子之

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傚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為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軾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播笏跪起謝恩于門

下闕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過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容之末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不宣軾謹啓

上梅龍圖書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非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

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之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恤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閒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為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

不知所裁

上范舍人書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禀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数

十載不敢遠引其他盖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於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覩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閽吏進拜於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上梅直講書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閒而絃歌之聲不

絶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

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茍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茍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賛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寛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劫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說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絕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為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令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詞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令吾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

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柜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衛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之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呶呶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衛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苟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摟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為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緇飯

稷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為
天子之少年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
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和者也軾不佞
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
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
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
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
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
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
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 天子舉直諫
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
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

先惟所截擇幸甚

與曾子固書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固能記憶其為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為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為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即其遺書粗加整齊為行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

幸諸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二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書

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摯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

聖賢之分而不叅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為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為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閒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遮迎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

肖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偷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

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
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
軾敢以令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
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
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
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
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
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
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
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
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
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為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

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
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
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
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
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懽不以法而相持也
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
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
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奸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
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
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
朞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
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

善用法令天下之迹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輔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大小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

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偷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偉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

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愍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

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弃其子夫弃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

君子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懞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

進說者亦何必其闇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
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湊於大人之門
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
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
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
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
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
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
者夫子廉絜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
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
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鬬曾子孝而徇其
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

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强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放其偏其詭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

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獧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為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

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竒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抵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群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

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寬厚長者然

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寬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韓樞密書

某頓首上樞密侍郎閣下某受知門下似稍異於尋常人蓋嘗深言不諱矣明公不以為過其在錢塘時亦嘗以書見及語意親甚自爾不復通問者七年於茲矣頃聞明公入西府門前書生為作賀啟數百言軾輙裂去曰明公豈少此哉要當有輔於左右者昔侯霸為司徒

其故人嚴子陵以書遺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世以子陵為狂以軾觀之非狂也方是時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滿有輕人臣之心躬親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為司徒奉法循職而已故子陵有以感發之今　陛下之聖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賢亦遠過侯霸某雖不用然有位於朝未若子陵之獨善也其得盡言於左右良不為過今者貪功僥倖之臣勸上用兵於西北使斯言無有則天下之幸孰大於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爭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計之詳矣明公亦必然之軾不敢復言獨有一事以為臣子之忠孝莫大於愛君愛君之深者飲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孫多長有天下此豈非臣子

之頗歟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無功與有功而君不賢者皆不足道也其賢而有功者莫若漢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見其長亘天後遂命將出師畧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盖十餘年兵所誅夷屠滅死者不可勝數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唐太宗既平海内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且猶未厭親駕征遼東當時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使無辜之民身膏草野於萬里之外其後太子承乾齊王祐吳王恪皆繼相誅死其餘遭武氏之禍殘殺殆盡武帝好古崇儒求賢如不及號稱世宗太宗克己求治幾致刑措而其子孫遭罹如此豈為善之報

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禍者既足以為後嗣之累則凡
忍恥含垢以全人命其為子孫之福審矣某既無狀竊
謂人主宜聞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聞豈惟朝廷
無疆之福將明公子孫實世享其報某懷此欲陳久矣
恐未信而諫則以為謗不勝區區之忠故移致之明公
雖以此獲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宜聞此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書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當以為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敝而往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

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願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氷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隷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弃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衆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

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
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而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
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
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
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
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
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
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
夫為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
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
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
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適

發賦將者斛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榷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

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朞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榷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闊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

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迹絕疎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然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疎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輒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嘗掌理欠負今歲麥熟以來日與小民結為嬾很鞭笞鏁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

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剝以為虧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為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吏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違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

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鋸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均然可放者軾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絕之命軾以為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為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孑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為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同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藜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為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疎遠小臣胥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 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

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訐耳昔之為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盜及强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

吾君敎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為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 朝廷不

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為害不深者軾以為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為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為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軾以為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吏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其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

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　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實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為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

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為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須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

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顧無開於人使孤危衰殘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須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　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

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　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陜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　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陜西淮浙既未

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戶均為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茍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戶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

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官課之不虧踈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已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敖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

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茍不可
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
可無監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
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　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
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
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
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
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
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
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雖已少留以全兩路之
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
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

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上文侍中論强盜賞錢書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强劫加以比歲荐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歛迹準法獲强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歲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為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為盜者舉讎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軀命可乎　朝廷所以深懲强盜者為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災傷之歲尤宜急於

盜賊令嚴之民上戶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其以闕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為度必不閒也故敢以告比來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勅並行近者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弃官文書者皆科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案律文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

之者令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則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況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上　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旨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不可開耳軾愚惷無狀孤危之跡日以岌岌亂蒙明公獎與過分竊懷憂國之心聊復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察之無重其罪戾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書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

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倏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為科條而待

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

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賞辨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間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

上王兵部書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着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技藝卓絶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

深山之虎矔乎若秋後之兎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日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顔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州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脩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

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為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為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軾再拜

上張太保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 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

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没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黄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顔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推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二

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册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絶口

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絶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

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
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
如此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
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
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
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
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
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
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
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
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
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

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四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五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曄　上進

書

答李琮書

軾啓奉别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為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徃徃更益凄悵用是稍緩令辱手教憨負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脱若更反覆尋繹便纒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如昨

愚暗少慮輒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畏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 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結發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偽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凶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

還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
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
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
與乞弟為仇向者能察訪誘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
存寶討殺羅狗姓諸夷皆有膚髓之憂貌畏而心貳去
年乞弟領兵至羅个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
地去瀘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
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
討乞弟必先有以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令
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翶翔於近界百餘
里間多殺不作過熟戶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
四人為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打誓

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新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糧運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餌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幽險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士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閫事不可不深慮夫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米之用為

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粮既斵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粮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及一瀘州知州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綵於沿邊博買夷人粮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招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人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

為把截將自來雇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番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為功今可召募與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柰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迭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且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 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粮於寍遠寨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為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粮於本寨亦以諸夷為先鋒以

將下兵馬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
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粮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
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
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
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厮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今
乞弟譬猶蚤蝨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
爲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
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
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
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又漢永
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

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
亡南州温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
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
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閒破殄寇
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蠻夷使自
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
侯之賞因舉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由此
嶺外息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
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
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令與烏
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强弓弩射之若稍
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令乞

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略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予雖不甚詳審然大略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卻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為之義也輒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為詬病也知荊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暇為寫下卷令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荊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鬱鬱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為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

皐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但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輒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啟起居熱甚幸恕不謹軾頓首再拜

答黃魯直書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絶塵獨立萬物

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
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弃與世闊踈者亦莫得而友也
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
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
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
至今裁荅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
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秋暑
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荅秦太虛書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
至今遽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
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喪一女子而軾亦喪

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為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為之寢食之外不及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疊疊為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為

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説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墻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絶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别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

此胷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絶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為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為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句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

端叔一書託為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
不宣軾再拜

答張文潛書

頓首文潛縣丞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

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戒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復覼縷

答陳師仲書

軾頓首再拜錢塘主簿陳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見及見顏長道輩皆言足下文詞卓瑋志節高亮固欲朝

夕相從適會訟訴偶有相關及者遂不復往來此自足下門中不幸亦豈為吏者所樂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軾又負罪遠竄流離契闊益不復相聞今者蒙書教累幅相屬之厚又甚於昔者知足下釋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後雖平生厚善有不敢通問者足下獨犯衆人之所忌何哉及讀所惠詩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此自世間奇男子豈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詩文皆奇麗所寄不齊而皆歸合於大道軾又何言者其間十常有四五見及或及舍弟何相愛之深也處世齟齬每深自嫌惡不論他人及見足下輩猶如此輒亦少自赦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今天下獨不信建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其詩日已工其窮

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龜手之藥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達乎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為之何暇計議窮達云能窮人者固繆云不能窮人者亦未免有意於畏窮也江淮間人好食河豚每與人爭河豚本不殺人嘗戲之性命自子有美則食之何與我事今復以此戲足下想復千里為我一笑也先吏部詩幸得一觀輒題數字繼諸公之末見為編述超然黃樓二集為賜尤重從來不曾編次綴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為家人婦女輩焚毀盡矣不知今乃在足下許當為刪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軾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軾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

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已到之語足下主簿
於法得出入當復縱游如軾在彼時也山水窮絕處往
往有軾題字想復題其後足下所至詩但不擇古律以
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有便以一二見寄慰此
惘惘其餘慎疾自重不宣軾頓首再拜

答畢仲舉書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
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
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
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子
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
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瀕江帶山既適耳目

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閑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猪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

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
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
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
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
無病麤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為至足三復斯言感歎無
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
其有然後為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五